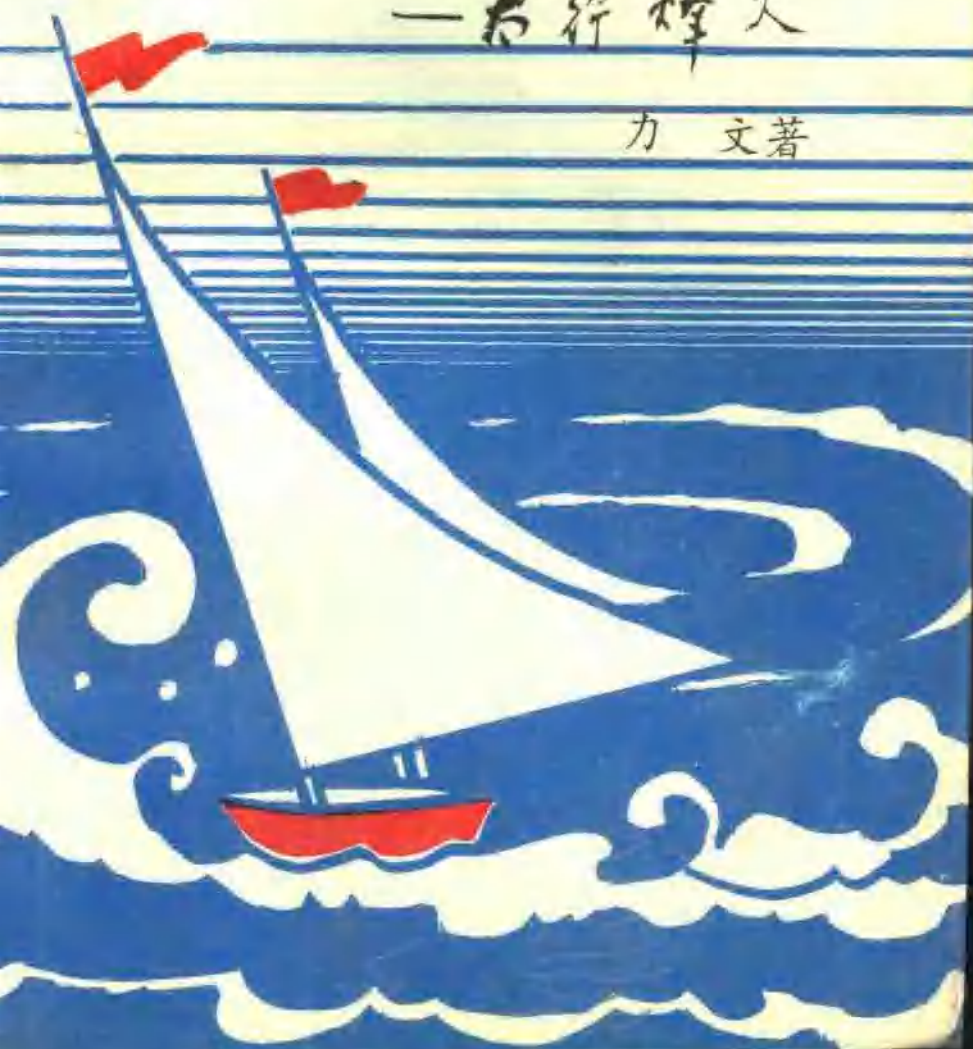


激浪滔天

——太行烽火

力 文 著



激 流 勇 进

——“太行烽火”

力 文

《激流勇进》

书中，记述了一位经历五个革命时期半个世纪战斗岁月的老战士的真实故事。

在他近六十年的战斗生涯中，历经苍桑和苦难、曲折和险阻；他心怀大志，终身拼搏，坚克险阻，终于战胜各种苦难，取得胜利和进步。而今科技进步，宇宙更新，群雄争斗，世界多变，老战士更当老骥伏枥，志在 21 世纪，发挥余热，光昭万里。

目 录

序言	(1)	
返乡	(2)	
第一部 童年春秋	(5)	
一、葬礼	二、围城	三、家庭
四、求学	五、省试	六、学运
七、军训		
第二部 青春烽火	(25)	
一、投军	二、干校	三、统战
四、入伍	五、分兵	六、挺进
七、建院	八、整训	九、转移
十、政变	十一、会师	十二、灭蝗
十三、尖兵	十四、捕捉	十五、飞集
十六、擒拿	十七、搏斗	十八、诱捕
十九、考验	二十、脱险	二十一、住院
二十二、策反	二十三、转业	
第三部 新的长征	(81)	
一、进京	二、国庆	三、接管
四、赴沪	五、乐世	六、动乱
七、下放	八、进厂	
九、探索		
(一) 进庐山	(二) 入昆明	
(三) 到渝城	(四) 赴青岛	
(五) 下郑州	(六) 去桂林	
(七) 上丹东	(八) 奔太原	
(九) 往洛阳		

序 言

当你回忆往事，
不会因虚度年华懊悔；
在你追忆过去，
不要因庸庸碌碌羞愧。

当你回味人生，
不必为无所作为内疚；
展望你的前途，
不能自欺欺人。

返 乡

左右山河，众水汇流，
北通燕赵，南走京洛，
东接齐鲁，西控三晋；

环带城隅，群山列屏，
运黄济卫，通达八省，
千年历史，文化古城。

春意融融，风和日丽，吹暖了天地。列车穿过冀豫平原，停在豫北G城的一个小站，晨光洒在早班人群的脸上和自行车队中间；一阵清凉的晨风唤醒了一位历经苍桑、受过几十年革命洗礼的老战士的记忆——他回到了阔别近半个世纪的故乡。

一辆三轮摩托车（G城人称为蹦蹦车）穿过旧时的北阁（门已拆除），那是张君童年被国民党大兵驾驶的马车把他从自行车上撞倒摔伤的凌辱门，随着G城的解放和阁门的拆除，好象已洗刷了他的耻辱。三辆车又驰过桥北街马路街和西关卫河桥，沿街国营商店里，琳琅满柜的服装衣帽、图书笔墨、电器五金，自由市场摆满了蔬菜瓜果、小吃食品；商贩的叫卖声和汽车的喇叭声奏出一曲动听的大合唱。这一今非昔比的繁荣景象已使张君感到陌生。但是，沿街吵杂的乡音和卫河缓流的乐奏，是多么熟悉！是多么令张君沉醉！

昔日“无风三尺土，有雨满街泥”颠波不平的马路，已改建成水泥和柏油的公路，城乡沟通，覆盖全城。低矮的平房和狭窄的小胡同也已拆改成宽敞的砖瓦四合大院或多姿的小楼。但是，街道仍然是横七竖八，楼院交错零乱，布局不规；书店、影院零乱无几，公共卫生设施仍然十分落后，城市未能彻底改造。

当摩托车驶近张君胞兄住宅附近的一条小街时，他看到一砖瓦大院的门前有一二十多人的乐队正在吹奏哀乐，他问司机小李：“这是怎么回

事”？“爆发户刘大母亲逝世三周年的祭日”“至少要花三、五百元吹吹打打三、五日”，小李好不在意地回答张君。同时，小李用奇异的眼光打量着从外地还乡的老人，又漫不经心地说道：“老家如今红白喜事（即婚丧嫁娶）都要请客送礼，不分远亲近邻，少则几十元，多至上千元”。家乡的物资文明并未带来太多的精神解放，未能完全改变旧习。这使张君不胜感叹：昔日之“教育救国”只是一场幻梦，而今之科技教育兴国乃富国强民刻不容缓的重任。

次日，晨曦灿辉，微风拂面，张君约兄弟两人，三人攀登“望京楼”，远眺四方，平野无垠，城乡风光尽入眼底，G城位于豫北平原，是仰韶文化的遗址，这里七千年前已有我们祖先在此进行生产和文化活动。11世纪周武王曾筑城于此；明神宗朱翊钧的同母兄弟潞王于穆宗隆庆五年（公元1576年）被封藩于卫辉。潞王为满足其穷奢极欲的生活，于万历19年（公元1591年）修花园、看花楼、梳粧楼，还用太湖石砌成假山，取名“煤山”。潞王以思母为名，就在煤山附近兴建“望京楼”，又名“崇本书楼”。

“望京楼”是四百多年前，劳动人民用智慧和血汗修建的一座规模宏大的古代建筑，G城妇孺皆知的谐语：“G县有座望京楼，半截都在天上头”，言其高大雄伟。楼高约30米。约等于现代化十层大楼；面积为600平方米。砖石结构，每块砖重约10公斤；东西两侧有石门，进门有石阶，拾级登楼；一层有石砌的园顶拱洞，四面辟有券门，顶层建有大殿和石坊。因年久失修，房顶和殿墙都已倒塌，但仍不失其壮观。

张君在童年时期，每逢假日常约校友或亲朋游览上述五景。今日，他虽年近古稀，且因大腿伤残，但思恋故土之激情和浮动着的兄弟之情，使他一口气爬上了相当于十层高的现代化建筑的大楼。登楼远望，心旷神怡，往事纷飞，意念俱新。

在这座左右山河、众水汇流、北通燕赵、南走京洛、东接齐鲁、西控三晋，环带城隅、群山并列、通达八省，具有七千多年文化的古城里：当今的城西北，有近万人的现代化棉毛织染厂，豫省的第一流医院；城乡有上百所中小学、技术、艺术、师范院校。在这里，张君曾迈着沉重的、艰难的步伐追求美好的人生；经历着家庭的繁荣与衰落，新生与腐朽搏斗的童年生活。

第一部

童 年 春 秋

一、葬 礼

在 G 城秀才胡同（前清时期秀才举人居住的府邸）里，居住着小张和祖父母、父母亲及兄长和姐姐（双胞胎，一降生就归天了）等六口的一家人，过着破落的清末遗老的贫困潦倒生活。

小张祖父是清末山西介休县的一个小税务官，官虽小却是个肥差，积攒一些银子，带着子女于民国十几年（20 世纪 20 年代）迁居河南，来到小张姥姥家借住。后来就在秀才胡同买了一所前后三个小垮院不足二百平方米的小小四合院。小张和兄长及姐姐就降生在这个低矮而又暗淡的小院落里，他兄弟两人就在这里渡过一半的童年生活。

小张祖母多病善愁，严励、寡欢，常年呻吟在病床上，痛苦的喊叫声，使全家揪心惊魂。祖父性格开朗，待人宽容、亲切，身体高大健壮；说起话来大声大气，操着浓厚的晋音，也常常带着口头语，有时发起火来也令人生畏。这样，就打破了家庭的沉闷空气，也带来不少家庭的欢乐。祖父十分疼爱小顺子（小张乳名），也常常带小顺子到他合伙开办的点心铺吃甜食，从小养成小顺子爱吃点心的生活习惯。爷爷也常给小顺子讲神奇鬼怪的故事，爷爷讲的《封神榜》、《聊斋》生动有趣，使小顺子听得入神，有时惊恐，有时学着呼风唤雨。这使幼小的小顺子在心中形成鬼神掌握人类生死命运的恐怖心理，同时，也播下了侠义、仁爱和因果报应的心灵种子。爷爷也常常给小顺子看手象和耳象，并且唠叨个没完：“顺子纹顺耳肥，必有后福”。为此，“出人头地”的意念就深深印入小顺子的脑海中。

祖父七十多岁的那年，突然患病卧床不起，已不吃不喝七日，肥胖硕大的身体瘦得不象人样。那时，人们认为古稀之年也该升天了，不送终就是不孝。就那样不求医诊治，又不给饮食，直至把人耗干埋葬完事，真乃愚蠢透顶！小顺子当时不知其中的奥秘，今日方才明白无知是杀人不见血的祸水。

爷爷虽然昏迷不醒，却心里明白，把小顺子叫到床前，用蓄得的长

指甲拂摩他的头顶，嘱咐道：“爷爷要升天了，你要好好读书求师，将来好做人官”！读书做官的遗言给小顺子的头脑里打下了一个深深的烙印。

当爷爷入殓时，父母悲痛欲绝，小顺子却偷偷地看看爷爷长眠的面容，默默地叨念着：“爷爷不要走，天天给孙子讲故事”。长街摆满了纸扎的挎着手枪的卫兵和金童玉女，还有纸糊的牛、马、猪、羊，吹吹打打整整一周。小顺子披麻带孝（平生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随着长阵的殡葬队把爷爷送入坟墓。小顺子没有落泪，只有虚无漂渺的回忆和疑问：人老了为什么要死？既然要死，何必又要生？

从此家道衰落，从而也就和前清遗老告别，靠祖父买下的几亩薄田和舅母、姨母的接济维持生活。随着旧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的演变，小顺子的一家，也开始了新的生活。

顺子家破产之后，变卖了旧宅，迁居郊外小宅。顺子父亲到南门里天主教堂的一个法国牧师那里学习法文，后来到平汉路（用法语）G城车站当一名售票员。随着民族工业和现代化交通运输业的发展，家庭收入略有增加，开始好转，也注入了新的生活血液。过去，那种说话要细声细语，不能斜眼看人；吃饭时两腿要并齐，筷子和碗要和桌子边摆齐，吃饭时嘴不能叭哒作响，……非理勿视、勿言、勿动那套儒家规矩逐渐被打破；跳绳子、推铁环、踢键子、踢皮球……儿童的嬉戏，小顺子样样精通，而且也得到了父母的“通行证”。

顺子的父亲，每日忙于车站公务，早出晚归，不理家政；母亲常年临床伺候公公婆婆，她又体弱多病，没有给顺子兄弟俩多少父爱和母爱。但是，爷爷讲的仁爱、侠义、公正、清廉的故事，却给孙子们播种了好善乐施、劫富济贫、为官清正的朦胧意识。爷爷教小顺子的“三字经”和“百家姓”常常得到顺子的背诵如流的答应。因而，爷爷也就最疼爱小孙子，把来世的希望寄托在小孙儿的身上。爷爷也就在生活上体贴，并且处处庇护着小孙子。这种心态的长期积淀，养成顺子除恶扬善、侠胆义肝的浅意识和豪爽的性格与情感。

二、围城

一阵紧密的枪声划破了晓晨寂静的天空，惊醒了顺子一家人的晨梦。

陈妈（顺子哥俩幼年时期的乳娘）叫醒了他哥俩，母亲声嘶力竭地喊个不停：“囡儿，顺儿千万不要出门惹祸！”太约过了两三个时辰，枪声渐渐稀落，士兵的吆喝声混杂着军马的嘶鸣声，大队人马由车站向东，转向西关奔驰而去。当太阳升高时，大约午饭时刻，顺子偷偷地和邻居小石头（菜园子的童工）到车站附近的槐树林里的空房子（贮存铁轨、枕木的工房）看热闹，那里躺着血淋淋的几十具奉军士兵的尸体，顷刻间，恐怖揪住了顺子和小石头的心，“战争就是灾难”，“好铁不打钉，好男儿不当兵”的恐惧心情，第一次在他们幼小的心中撒下了乌云。

事变发生在1927年（民国16年）的十月底，当时正值G城旧历十月大会，奉系军阀的孙殿英部（人称窃国大盗孙老殿）奉命镇守河北省大名府的赵旅进军G城，妄图阻止由郑州北进的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冯玉祥北伐的先头部队；双方在G城火车站和西关等地激战一昼夜，次日败北的赵旅率白俄骑兵团（苏联逃亡我国东北投降奉军的骑兵团）和歩兵团逃进城内，紧闭城门，把守顽抗。

那时顺子父亲已由G城车站的售票员升为车务段的车队长，随车在郑州至安阳一线跑车售票。张家变卖了城内的旧房，到车站附近一座谢监工的大院租赁了几间北房住下。顺子原在城内县立师范附小一年级读书，读了不到一年，因战事发生而辍学。

北伐大军继续北上，士兵的歌声：“打倒列强，锄军阀，努力国民革命，齐奋斗”震撼了G城的原野，几乎是家家传诵，户户歌唱；尤其是车站附近的、无钱上学的、靠捡煤渣和棉纱为生的孩子们天天欢跳地伴着士兵齐唱。革命的欢呼声和战争的恐怖心情在顺子的脑海里交错地冲突着。

农历十月初，北伐军孙良仲所属冯旅率部围攻G城，不断以各种炮火轰炸。除夕之夜，在这个不足十万人的小城里投下了几十发炮弹，直至来年二月初赵旅投降，是谓“百日围城”（实为96天）大战。这时顺子一家从车站逃到城内，暂住姥姥家内，虎口逃生，又陷入狼窝。为防炮弹炸倒房屋，用四张椅子搭了个防震棚，全家蜷缩在里面将近百日，日夜不得安宁。炮弹的呼啸声送走了除夕之夜，落入下台街玉带河的几十发炮弹的烟雾迷漫了距顺子家不足百米的机房街。顺子母亲不停地烧香祷告，跪请玉皇大帝救救她的全家，渡过这场灾难。是劫难！是革命！在

顺子的心灵里还是个不解之谜。

赶十月大会的皮货商、杂货商都被围于城内，加以赵部数千人马和逃难的民众，全城人口骤增数万。城内居民存粮日益减少，守城部队又天天向居民索粮、要草，白俄骑兵不时到百姓家翻箱倒柜，把炕头里的乔麦皮都倒走喂马了，弄得民不聊生，难民纷纷要求出城避难。

冯部持续围城，从南关挖地道、炸南门，企图夺门破城；而守城赵部则用水灌地道，坚守县城，两军对峙。居民粮柴告急，饥寒交迫，城内除学校的两株松树外，树皮树叶被全部吃光，守城部队的战马也被杀尽。守城赵部也常常冲出城外抢粮抢物，无恶不做；在城内也公开抢掠，奸淫妇女，又不时开枪伤人，群众怨声载道，恨之入骨，日夜盼望北伐军解民于战火之中。

冯部增援，重新部署攻城，以重炮轰击南门，于旧历正月初五全线猛攻，居民死伤惨重，守军伤亡更多。赵部在粮尽弹绝、外无援军的情况下，终于插白旗投降。冯部在城内宁静园召开群众大会，百姓纷纷上台诉苦，痛斥军阀罪行，要求严惩战犯，人民得以重见天日。北伐的胜利，震撼了豫北大地。

三、家庭

北伐胜利之后，国民党新军阀暂时的联合又趋分裂，酿成了蒋冯桂阎近一年的新军阀大混战，士兵死伤累累，土地荒芜、房屋倒塌不计其数，G城也深受其害。局势稍稳定，人民得以喘息。1929年春，顺子家迁回G城车站附近的谢监工大院。

在那荒凉的穷乡僻野仅有几家人的小庄，不知哪家大户营造一处在两三千平方米的洋槐树林（德国种槐）中间落成一幢有前后两个大院庭的新式建筑（人称洋房子），新发户谢监工购置了这座大院，住后院；顺子一家是第一个房客，住前院四间北房；一位人力车夫住临街两间小房。大院右侧是一片菜园，有人力水井，草屋住着爷孙两个长工。孙儿小石头是顺子儿时的好友。石头在农闲时，常常陪伴顺子上树捉蝉、采槐花，跳绳、练倒立；顺子也常常把家中的旧衣和饭菜送给爷俩食用，母亲十分同情他爷俩，赞助顺子的义举。石头很敬爱顺子，顺子也十分喜爱石

头。勤劳、纯洁、智慧的石头，却破衣褴衫，食不饱腹，瘦骨磷磷，他那付令人疼爱的身影长期留在顺子的记忆里。如今已成为老战士的张君，还在呼唤“小石头你在哪里”！

大院的南面，孤儿寡母的刘大娘母子住着一间无院墙的低矮又潮湿的小草房。春夏时节，她娘俩到车站卖开水和纸烟；秋冬季节，磨豆腐、生豆芽，到车站叫卖。顺子也常常去买她的豆腐和芽菜；刘大娘也时而煎几块炸豆腐给顺子吃。有次，刘大娘用她那一双大而温暖的手抚摸着顺子的头，用迟疑的眼光盯着顺子，低声地说道：“你多福气，生长在站长家里。大娘认你做个干儿子，不知你爹娘愿意不”？顺子早爱上了这一家靠自己双手生活的娘俩，毫不犹豫地跪下叩头，喊一声干娘。顺子早听人说过：认穷人家做干娘，可以交好运，这是G城相传的佳话；也许是人们良好的愿望。后来，张君听说1937年日寇侵占华北时，刘大娘被日军飞机炸死。老张至今还怀念着有一双勤劳的手和端庄慈祥的第二个母亲。

院南的第二家邻居是个外乡流落G城沦为暗娼的中年妇女（人们叫她“半掩门”，即“暗娼”），住一个有两间小平房的独院。她天天打扮得花枝招展，找惹商贾和地痞流氓；孩子们常在她门前骂俏，拿她开心发泄。顺子却远远地离开她家，从不走近她，怕染上“梅毒”（是一种性病）；并暗地里咒骂她是个坏女人。不开窍的顺子那知她是被社会抛弃、被污辱的可怜女人！

谢监工的大院里栽种了桃树、胡桃树、梨树、海棠树和木锦花、菊花、串红花、柿饼花、刺梅花……，象座小花园。院外，每逢春夏之季，槐花开放，招来蜂飞蝶舞；夕阳西下时，照得红里透白，恰似世外桃源。就在这个小小乐园里，住着有两个姨太太、三个丫环使女、子女满堂、腰缠千贯的谢监工，和刚刚复苏、开始过着小康生活二等公民顺子一家，以及食不饱腹、衣不遮体的三等公民人力车夫，严如穷富悬殊的两个人间。这也许是旧社会小城镇的简单缩影。

方脸、淡眉、肥胖，行走十分困难，面带笑容的工段长谢某，常往返安阳至郑州段指挥检修铁轨与枕木，对顺子家还算客气，逢年过节，礼上往来，表面上还过得去。谢监工的大老婆已病故，又娶了二姨太；二姨太嗜鸦片如命，面黄多病，待人尖酸苛薄，常和大少爷（大老婆所

生)鬼混;丫环使女和二少、三少关系暧昧,也胡作非为。谢老太爷却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听之任之。他(她)们表面上都文质彬彬,暗地里却男流女氓。

后来,二姨太因肺病去世,谢老太爷又把奶妈收为三房。谢监工做五十寿辰时,家里大宴宾客,甚是阔卓,并请来京剧名角在家里唱堂会。就在谢老太爷患高血压、心脏病的危机之时,三姨太夜夜和工头打麻将赌博;花天酒地,寻欢作乐;以致挥霍无度,坐吃山空,谢监工死后不到一年就破产了。这一社会的丑恶和家庭的悲剧,清晰地展示在顺子的眼前,撞击着、刺痛着顺子的心灵。只剩下一个入世不深的谢家小儿子(三姨太所生)大为(他是顺子的小学同学)还留在顺子的记忆里,后院谢家两个少爷、两个姑娘(大少爷吸食鸦片中毒而死)已渐渐地被人们淡忘了。

1930年(民国19年)顺子父亲被提升为G城车站副站长,每月除铁路工薪外,该县华新纱厂给一份调拨车皮的酬金,两项合计约百元,维持十口之家,稍有富裕,称得起小康之家。一家人还过得和谐幸福。

顺子父亲日夜忙于兵车、货车和客运,忠于职守,未敢一日懈怠,争得一个年供加奉(每年增资5元)。并且常常笑迎查站员(人称钦差),来时上等烟酒款待,还得陪着打麻将,查站员如果输了要垫款;他赢了携款兴兴而去,如此等等,才能获得上司好评,争得一个年供加奉的机会。

顺子父亲平时烟酒不沾,从不敢借货运走私(同事吴站长就因贩毒走私,解放后被依法判处死刑),奉公守法,勤俭持家,辛劳半世,才得在抗战前的十年中,勉强保持了家族的兴旺。解放后不久,父亲来到北京张君家里,温饱不愁、清静无忧的日子没有过几年,便因一生积劳成疾、战时负伤,于60年代早逝。老人家忠厚、诚恳、仁爱、信义的性格和道德情感永远留在张君的记忆中。

假日,顺子常到车站去游玩,有时给父亲当班送饭;有时到饭车(现称为餐车)上去买些点心和糖果。他和站上工友及路警交往甚密,常常为穷孩子到车上抢些面粉、棉纱放哨、打掩护;路警也同情穷孩子,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装作看不见,就这样和顺子结成了庇护穷人的“同盟”。这是因为当着戴上护耳帽、穿着厚厚棉袍和棉鞋的小顺子,看到那些饿得抬不起头,冻得像烤糊了白薯的又黑又紫的双手,冬天赤着的脚

浸出的血已结成的硬块的一群穷孩子，情不自禁地产生了同情心。情同此理，那些戴皮帽、穿着皮大衣和皮鞋的路警，怜悯之心也油然而生。

1931年（民国二十年），顺子刚刚十岁，家里发生了不幸事故。那年正是顺子的双胞胎小弟诞生之时，由于母亲难产，落地后生的小弟不会啼哭，母亲慌了手脚，忙令陈妈去请巫婆驱鬼救生。一个满脸横肉、披头散发的中年妇女急步闯进屋内，妖里妖气地嚷道：快设坛驱鬼。一会儿，她爬上叠起的两张桌子上，手持拂尘，把摆在桌子上的鸡蛋和石灰撒泼满屋，弄得蛋黄和石灰乱洒横飞，呛得全家透不过气来。她折腾了大半夜，闹得全家不安宁。顺子父亲下班回家，见到这般情景，气得捶胸跺脚，忙令顺子和他胞兄去请西医，待拂晓医生来时，小弟已断了气，全家一时呆傻。母亲痛哭不止，打破了黎明的寂静，震动了邻居。母亲这一无知和愚蠢的惨痛教训，使小顺子终生难忘。

夏初，搬来新邻居刘监工。他是一个法国留学生，因无门第，下驾为一路段监工。刘监工为人正派、厚道；从其服装和姿态、容貌来看，颇有点西洋文明的气派。他的夫人容貌端庄，有一幅慈善可亲的面孔；举止文明，待人亲切和蔼。顺子常找刘婶聆听人生道德和待人礼貌。她的女儿芸姐比顺子大五、六岁，已是初中毕业的学生了，颇有大姐的风度。她聪明伶俐，有一双炯炯有神的大眼，一笑显出两个可爱的酒窝；她常穿一身运动服，喜欢打球、舞剑。顺子常常陪同她玩球、练剑，有时也玩玩纸牌或骨牌。顺子在家里只有兄弟和妹妹，都要对他（她）们帮助礼让，从芸姐那里第一次感受姐姐的温存和亲热。当刘监工调走，一家人迁居之后，顺子常常怀念她们母女之情。

1935年的“九一八事变”之后，日寇侵占东北三省，野心未已，又制造“华北五省自治”的傀儡政权；加以冀、豫平原连年蝗旱、水灾，赤地千里，法币（国统区的币制）狂跌，物价飞涨，民不聊生，中小资产者纷纷破产，顺子家也从此家道衰落。

1935年冬，顺子父亲调往黄河南某小站当站长，哥哥到北京求学，就读于姨父家中；弟妹五人相继入小学读书，顺子仍住G县姨母家中，在初中念书。从此家族已由繁荣走向衰败，靠高利贷维持兄妹的学费。顺子迈着沉重而又艰难的步伐，单枪匹马和厄运抗衡，去追求少年的新生。

四、求 学

1926年（民国15年），当顺子六岁时，和表兄弟等四人在姥姥家读私塾，一位留着仁丹胡（即八字胡），有些驼背，戴着深度的近视眼镜，约摸五十岁的教师，常常撅着嘴、翘着胡子，从来没有笑容，严如一尊泥菩萨；他就是这些孩子的“上帝”，“造化”这几个小精灵。

穆老师每天一早就给这些孩子们号书（指定背诵《三字经》、《百家姓》和《杂字文》的页数），然后就打起呼噜睡觉。学生呆读死记约两个时辰，教师醒来，一睁眼就轮换叫四个学生背书，背不出来就打手板。这是那时“教子有方”的“常规”。有时，穆老师醒来，见四个学生都跑光了，气得直跺脚，浑身发抖。有次，顺子去爬树，让教师抓住，狠狠地打了五板，顺子一咧嘴，老师一呲牙，演了一场喜剧。

老师上厕所总是要扶着茅坑旁那株小枣树。有次，表哥出主意，让顺子当“替罪羊”，把小枣树中间挖空，表面上留下一层皮，当老师用手抓时，小枣树从中间折断，扑通一下教师跌进茅坑，弄得浑身都是粪尿，眼镜也被摔碎了，教师气急败坏，愤然罢教了。四个孩子都挨了舅舅一顿毒打，一消老师心头之恨。从此，孩子们和《三字经》、《百家姓》告别了，从八股的私塾里解脱出来。但是，他们却从那时奠定了读书识字的基础，没有枉费老师的一年辛苦。

G城百日围城，断了顺子的求学门路。父亲怀着“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念头，千方百计地寻找进入高雅学府的门路，终于在西关把顺子送进了一个理想的补习班。

补习班的冯老师是个清末秀才，满腹经纶：他又跟英国传教士学得一口流俐的英语，可算得是个土洋结合的能师。补习班开设国文、算术、历史、地理、珠算、英语、古文观止等七门课程。有课堂学习，每门都开讲；有课外活动，由学生自己组织打球、武术、唱歌、京剧等文体活动，学生们都学会了篮球、打拳和“满江红”、“苏武牧羊”、“空城计”……等歌词和唱段。学员的学习积极性很高，生活很充实；团结、和谐，活泼、愉快。

冯老师讲课认真、生动有趣，可算得是个全才的尊师。收费虽高，但